



小朋友

小 舒

718819



A0400065



小朋友

第 8 期
1980 年 1 月

小朋友・亦 舒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大道東109~115號智羣商業中心十三字樓

電話：5-283671 圖文傳真：5-8652609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三十號地庫(門市部)

電話：5-283605 5-8650708 圖文傳真：5-8611541

承印：亨泰印刷公司

香港柴灣利眾街27號德景工業大廈十字樓

電話：5-8963687 圖文傳真：5-581902

發行：利通圖書有限公司(港澳)

九龍紅磡民裕街41號凱旋工商中心8樓C

電話：3-3031010(13線) 圖文傳真：3-7641310

© COMOS BOOKS LTD. 1990.

ISBN 962 257 311 8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一九九〇年・香港

目錄

小朋友	一
餘波	二四
到處睡的男人	四七
回憶	七〇
我浪費所有的眼淚浪費了這些年	九四
挫折	一一九

第九台

一四五

無名女

一六九

同事

一九四

姐妹

二一八

賊美人

二四二

小朋友

劭恆的家在郊外，有公路車直抵學校，不過錯過班車的時候，要等上十五分鐘。而且車站沒有蓬蓋，日曬雨淋，蠻難受的，劭恆的母親，老叫他帶一把傘。

爲此同學都笑劭恆。

劭恆沒有脾氣，一笑置之。

他是少數聰明不外露的年青人，功課非常好，優秀得連老師都對他有三分尊重，又肯幫同學，平日沉默如金，文靜一如女孩。

劭恆像是生錯時代。

他比較像五十年代的人，彼時社會節奏還沒有那麼快，大家尚有閒情逸緻，因此氣質比較好。

女同學很傾倒於他這股特殊的味道。

時常有意無意間向劭恆請教功課，劭恆明知有詐，卻不點破，一於眼觀鼻，鼻觀心，不受引誘。

越是這樣，越是激發了女孩子的好勝心，把他圍得密密，羨煞旁人。

劭恆也有心事，只不過不說出來。

別人有煩惱，會找他傾訴，他自己的事，則藏在心底。

事情是這樣的。

那是個初夏，早上還有涼意，劭恆錯過了一班車，正在車站苦候，看到斜路上滑下一輛小小的跑車。

車子是奶白色的，開篷，由一位女子駕駛，她穿着一件花裙子，衣領在風中拍動，一頭鬚髮梳成馬尾巴模樣，看上去無限俏皮輕鬆，劭恆一下子就被她吸引。

車子駛近，劭恆看到她容貌秀美，已經在發呆，不料她把車子停下來，響兩次號，像是同什麼人打招呼。

劭恆連忙轉頭看去，車站上卻沒有別人。

「你。」女郎笑。

「我？」劭恆問。

「要不要搭順風車？」她輕快的問。

劭恆從來沒有類似的經驗，立刻漲紅了面孔。

「下一班車要十五分鐘後才來，而且你看，天快要下雨，你還不上來？」

劭恆鼓起勇氣，跳上車去。

女郎向他一笑。

劭恆聞到一股草的清香味，這一定是她用的香水。

她長得真漂亮。

一路上劭恆並沒有出聲，不過她也沒有講話，把車開得風馳電掣。

劭恆雙手抓緊書包，心手都是汗。

他問自己：爲什麼，是車子速度令他緊張，抑或是因鄰座坐着一個她？

劭恆沒有獲得答案。

像是過了很久很久，又像只有一刹那，他聽見女郎說：「學校到了。」

劭恆連忙下車。

他忘記道謝，女郎並不介意，似已習慣男性在她面前神魂顛倒，她朝他揮揮手，車子箭般飛出去。

劭恆一邊耳朵麻辣辣發紅。

直到下午放學，那紅辣還沒有褪去。

也是很正常的吧，他那年紀，已經懂得欣賞女郎的風姿。

她沒有問他的名字，他也沒有。

太手足無措了。

劭恆怪自己幼稚無禮。很明顯，她約有廿二三年紀，比較老練懂事，但身為男孩子，總得有一套應對的禮儀，對她，可不能如一般女同學。

劭恆在圖書館裏沉思。

下次見到她，一定要扭轉形勢。

先說一聲早，笑一笑，請教尊姓大名，問她是否新近搬進來住，然後把自己的名字報上，接着與她談論郊外的清新空氣。

這時，同學震海好奇的問：「你幹嗎笑？」

「嗯？」劭恆抬起頭來。

「劭恆，你一邊看書一邊咪咪笑，是什麼精采的文章？」震海探頭過來。

震海看他一眼，不出聲。

劭恆不好意思，站起來離開圖書館。

當夜，劭恆對牢鏡子練習微笑，同時問候「你好嗎」。

他把聲音壓得低低的，但母親還是聽見了，悄悄問老伴：「劭恆同誰在講話？」

父親抬起頭來，「別去管他。」

「他在自言自語，頻頻問你好嗎。」

「發育期誰都是怪怪的，劭恆還算好的了。」

「說得也是。」

「別去窺視他的秘密，讓他保留私隱。」

「是是是。」

父母都笑了。

劭恆有一個很溫暖的家庭。

但這並不表示他會對父母傾訴一切。

第二天，他走到車站，公路車剛剛開至，劭恆略一猶豫，上車，剛坐好，轉頭看，便見到那輛紅色小小跑車自斜路下來。

劭恆溫柔地看着它，車子似有自己的生命，自由地明快地奔馳，它的主人，今日用一方絲巾紮着長髮，益發顯得濃眉大眼，唇紅齒白。

她嘟嘟地響號，駕車而去。

劭恆這才把頭轉過來，摸摸酸軟的脖子。

天又好像要下雨的樣子。

乘開篷車永遠有這種刺激：今天躲不躲得過呢？

女郎可不爲這個擔心。

劭恆有點後悔，剛才，如果他沒有搭上公路車，也許她會再給他一程順風。

不過，她也有可能飛馳而過。

在車站上乾等，多像輪候施捨，決非上策。

想到這裏，劭恆心安理得起來。

上課的時候，第一次心不在焉，在拍紙部上畫漫畫。

劭恆畫的是一輪小小的開蓬車，經過修改，栩栩如生，他跟着填上紅色。

老師早就注意到劭恆的手不住塗畫，換了是別個學生，一定出言警告。

但對劭恆，老師有額外容忍力，反而莞爾，到底最乖的學生，也有心懷旁騖的時候。

下課鈴一響，大家出課堂小息，劭恆仍然坐在書桌前畫畫，同學元森過去一看，「咦，是女孩子開跑車，還梳着馬尾巴呢。」

那條馬尾傳神地略帶誇張地飛向半空。

劭恆用筆記簿蓋住那張畫。

元森問：「畫的是誰？」

震海說：「他不會告訴你。」

劭恆離開課室。

元森在背後說他：「劭恆什麼都好，就是不愛說話，你不知他心裏想些什麼。」
震海笑，「我還有三題大代數要他幫忙，誰管他內心世界，只怕他不肯高抬貴手。」

元森說：「對。」

「約他今天放學。」

「我這就去。」

劭恆最肯爲同學，那一夜，他留到六點半。

離開學校的時候，天倒沒有全黑，但劭恆怕家人擔心，匆匆走往車站。

低頭拿車票的時候，聽見有人叫他：「嗨，小朋友。」

劭恆的心一跳，他知道這是誰。

小跑車不知何時，已經停在他身邊。

女郎推開車門，讓他上車。

這次劭恆先開口，「謝謝你。」他說。

「不客氣。」

接着應該請教她尊姓芳名，但不知怎地，劭恆的舌頭打結，怎麼努力，都發不出聲音，他絕望地放棄，閉上嘴。

「六點三刻才放學？」

女郎像是懷疑他留堂，劭恆也不介意，只是微笑。

她說：「我明白，你在圖書館做功課。」

劭恆沒有回答。

他畏羞的性格表露無遺。

女郎似乎明白他，笑一笑，也不再引他說話。

她愛快車，劭恆只覺路兩旁的樹似壓下來似往後退去，不會有危險吧，他想。

但她也是駕車好手，轉彎抹角，做得瀟灑漂亮，一點躊躇都沒有。劭恆很佩服她這

手技術。

人家沒有大他幾歲，已經這樣老練能幹，可以想像，不知見過幾許世面，而他，還是小孩似，生活單純，只有上學回家兩條路。

劭恆暗暗嘆口氣。

女郎已除下絲巾，隨意地搭在肩膀上，像嘉莉姬絲莉模樣。

那種異樣的感覺又來了。

劬恆整個人像失去重量，漸漸向上升，飄浮到半空，絲絲白雲在腳下飄過，他在高處往下看，見到一輛小小紅車，由美麗的女郎駕駛，而身邊坐着的，正是他，蔣劬恆。

劬恆快樂的心在他胸膛內撞來撞去，像他愛玩的彈子機器，叮叮叮，一下子積聚到萬多分。

雖然年輕，他也知道，人活在世上，不應快活若斯，這種時光，不可能常有，所以份外珍惜每一秒每一分鐘。

他希望可以把時光留住，就在這一剎那，在這條公路上，車子永遠向前，達不到目的地。

但，對女郎來說，是不公平的吧，也許人家渴望快快回家沐浴看電視呢。

劬恆看着她一眼，她把車停下。

「我相信你到家了。」

劬恆用盡力氣，只能夠再說：「謝謝你。」

「我每天都出城，要是你願意，隨時可以載你。」

劭恆一時沒想到適當的答案，只是說：「不必麻煩了。」

女郎笑笑，「再見，小朋友。」

小朋友。

劭恆有說不出的委屈，那是用來稱呼七八歲的兒童的，怎麼可以加諸他身上，太不公道。

回到家，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裏，自抽屜中取出刮鬚刀，很仔細地把上唇邊濃密的汗毛剃了一次。

已經有鬚髭了，劭恆想，少年人有異於小朋友。

母親叫他吃飯，他說不餓，躺在床上看小說。

累了，墮入夢鄉，夢見與女郎去旅行，兩人在草原上奔跑。

草的顏色綠得耀眼，她穿白色的裙子，衣袂飄動如**一團粉蝶**，愛畢竟是太過華麗的一件事。

劭恆伸手去觸動她的頭髮，柔順如絲。

壁

「劬恆，劬恆。」她叫他。

她如何得知他的名字？劬恆罕納。

「劬恆，醒來，飯沒吃就睡覺，太不衛生。」

劬恆張開眼睛，發覺父親站在他床頭。

他嘆一口氣，下床來。

難怪哥哥、姐姐找到工作就搬出去住，否則一輩子做小朋友。

父母家中有一套規例，在這裏住一日，就得尊重律例，接受束縛。

劬恆在浴室洗臉，還要隔多久才能獨立生活呢，他問：五年，七年？

他胡亂吃了一點東西，回到書桌，攤開課本。

母親跟進來問：「劬恆，不舒服嗎？」

「不不不不。」他不耐煩的關上門。

母親吃了閉門羹，只是很幽默地聳聳肩。

很多成年人上了岸也就忘記青少年的煩惱。

其實少年人的生活殊不好過，除出繁重的功課，還得花不少精力來應付成長的痛